

上

青青绿萝裙

著

万物 有言

If I can hear your voice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青青绿萝裙

著

万物
有言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物有言：全3册 / 青青绿萝裙著. — 北京：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6.12
ISBN 978-7-5113-6618-4

I. ①万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8389号

万物有言：全3册

著 者：青青绿萝裙
出 版 人：方 鸣
责任编辑：泰 然
封面设计：蜀 黍
排版制作：刘珍珍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700mm×980mm 1/16 印张：57 字数：876千字
印 刷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3-6618-4
定 价：79.80元 (全3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：100028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发 行 部：(010) 82068999 传 真：(010) 82069000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E-mail：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/ 第一章 /

心局 / 001

/ 第二章 /

红雨 / 063

/ 第三章 /

山中恶魔 / 133

/ 第四章 /

偏见 / 221



荆楚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正在写南城一中的结案报告，连续熬了几天的夜，队里的成员都回家补觉去了，刑警大队的办公室里只留下了荆楚一个人。

静谧的夜晚，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惆怅：“我刚刚知道她的事情，没想到月萍去世那么久了，她父亲再婚，但是前年也死了，继母又改嫁了。”

“月萍就是你一直提的那个大学好姐妹啊？”荆楚戴着蓝牙耳机接听电话，手上写报告的动作也没停。

“是啊，一晃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唉，你一定要去替我看看人家，顺便照顾照顾她。”

荆楚本来对此不是很在意，不过既然是自家母亲的故人之女，他倒是不介意照看一二：“行啊，你把地址给我。”

“多帮帮忙，人家小姑娘没爹没妈，不知道要被人怎么欺负呢，如果家里困难，你就帮一帮。”他母亲这么叮嘱，“还有，别吓到人家。”

荆楚捏了捏鼻梁，好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他长得又不是五大三粗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队里的女孩子见到他都战战兢兢的，真是大惊小怪。

因着母亲的嘱托，荆楚写完结案报告以后就根据地址去探望那个最近成了孤儿的女孩，她住在本市的老城区。

南城是国际上也数得上的大都市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挺土气，但据

说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，这是一个国家国土的最南面，所以得名南城。当然了，随着朝代的更替，国土不断扩张，国家的边境线也不断南移，但南城之名依旧保留了下来。

现在的南城发展速度简直和火箭一样，不少地方都被拆迁重建，但是在靠东边的一块地方却好像被时光施展了魔法，放慢了发展的脚步，依旧保留着百年前的气质。

不过老城区也难免会有规划乱、环境差、交通糟糕的情况，荆楚的车开到路口就开不进去了。他想了想，靠边停了车，拿着地址找地方。

对方住在一个很老的小区里，猫狗横行，到处拉屎撒尿，一个个大爷似的走在路中央，有一只哈士奇看见了荆楚，还冲他喷了口气，别提多嚣张了。

荆楚很少来这一带，循着地址走进楼道里，里头的光线很是昏暗。他走到了六楼，也是最高层，敲了敲门。

里面的门开了，隔着老式的防盗门，他看见一张很难忘记的面孔，是那种让人一看就要屏住呼吸的美貌，活脱脱的陋室明娟。

他当然也没有忘记她。

“杨绵绵？”他叫出了她的名字，微微拧眉，没有想到那么快就和她再见面。

杨绵绵也看见了他：“噢，警察叔叔，案子不是结了吗，你有什么贵干？”

荆楚抬眼扫视了一下她的家，典型的老公房，只有四五十平方米大小，但因为家具实在少得可怜，看起来反而有点空旷。

“你妈妈是不是叫白月萍？”他问。

杨绵绵想了会儿，像是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似的：“是吧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，你认识她？”

荆楚说：“我不认识，但我妈和你妈妈应该是好朋友，她让我来看看你。”

“噢，那你看完了。”她拄着扫帚，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。

荆楚又往她身后看了一眼，好像听到马桶在滴滴答答漏水，觉得转身就走实在有点不负责任，因此开口问：“要帮忙吗？”

她低头扫着地：“没有什么要帮忙的。”

“有呀有呀，马桶坏了，老滴水，你一直都没修好。”有个小小的声音和她说。

是谁，是谁在说话？这里明明只有荆楚和杨绵绵两个人。可奇怪的是，杨绵绵并不惊讶，反而隐蔽地朝声音的方向丢了个白眼。

对方不以为意，继续提议：“还有电视机好像也坏了，屏幕老花，你也没说什么时候拿去修。”

杨绵绵想翻第二个白眼，那台老式电视机那么重，抱出去再抱回来很重的好不好。

“绵绵，滴水好难受的啦，而且水费很贵的。”

“荆楚人很好的，面冷心热，他不会拒绝的啦。”有个陌生的声音加入，甜甜的软软的。

好吧。杨绵绵一手支着扫把，认真地说道：“有一件事。”

荆楚一点头：“你说。”

“我家马桶坏了，老滴水，能帮我修一修吗？”

一分钟后，荆楚脱掉外套，挽起袖子，帮她修抽水马桶，杨绵绵站在他旁边给他递工具，他问：“你一个人住？”

杨绵绵费解：“作为一个警察，你为什么要问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？”这个家里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的居住痕迹。

“小姑娘一个人住这里不太安全。”荆楚三下五除二解决掉了马桶漏水的问题，“你窗上的插销坏了，把螺丝刀给我。”

杨绵绵就看着他拿了螺丝刀把原本松掉的螺丝拧紧，再把已经有点变形了的插销扭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
窗户“哇呜”一声，惊喜万分：“牢了很多啊，这样我就能关紧不会有风吹进来了，警察叔叔真是个好人的！”

没错，之前说话的正是在普通人眼中的物品，是桌椅，是门窗，是寝具，也可能是身边任意一件生活用品。只不过它们的声音，只有杨绵绵一个人能听见。

因此，被发了好人卡的荆楚浑然不知，而作为刑警，他的职业素养使得他第一时间注意到的是她住的地方安全系数不高，防盗门是好的，可里面的木门却坏了一块，用黄色的胶带粗暴地粘了起来：“还有钉子吗？”

杨绵绵赶紧在工具箱里翻翻，找出了三四个钉子递给他。

荆楚找了榔头，“砰、砰、砰”三下把木板钉牢在门上，门也被感动了：“警察叔叔就是为人民服务的，绵绵你之前还说人家不近人情呢！”

“就是就是。”抽水马桶哗啦啦冲了一遍水，高兴地附和，“你们看我都不漏水了！”

杨绵绵恶狠狠地瞪了它一眼：“笨蛋，别冲了，水费很贵的！还有，一群叛徒！到底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？”

荆楚检查了一下她的门锁，大门的锁倒是好的，他站起来说：“应该没问题了，还要修的吗？”

杨绵绵觉得这送上门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，也没客气：“还有我家电视机。”

电视机的毛病要复杂很多，荆楚卸开了后盖排查电路，杨绵绵提心吊胆：“你别给我修坏了啊，小心点儿。”

电视机安慰她：“没事没事，我一把老骨头了，坏了就把我卖了，正好给你凑读大学的学费。”

杨绵绵趁着荆楚专心看电路的时候送了它一对白眼：“闭嘴，好好被修理，别老想有的没的，真是更年期到了老让人操心。”

荆楚花半个小时修好了电视机，浑身轻松的电视机精神抖擞，指挥杨绵绵干活：“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，赶紧倒杯水！”

杨绵绵只得把喉咙里送客的话吞回去，找了个搪瓷杯子给他倒了杯水，清了清嗓子：“谢谢啊！”

荆楚原本也想走了，可她水一倒他就不好开口，也只能顺水推舟坐下来：“没事。”

安静了约莫半分钟，荆楚看到她丢在桌上的填报志愿的材料，这才想起来今天已经是6月10日了：“考完了？”

“昨天就考完了。”杨绵绵把工具箱塞进床底，头也不抬地回答。

“估过几分？”

杨绵绵拍掉手上的灰尘，转头看着他，脸上不经意露出一丝自得的笑意来：“我肯定能进南城最好的大学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荆楚略略放了心，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他还真的很担心高三（1）班的学生会被影响以至于不能在高考中正常发挥。

冷不丁的，杨绵绵突然开口：“不过，许凌峰像是考得不怎么样。”

荆楚心里有点惋惜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高考也许就是改变命运的转折点，但事情偏偏发生在距离高考只有几十天的时候，高三（1）班的学生不可能不受影响。

“你同情他们吗？”杨绵绵唇角浮现一丝冰冷的笑意，“我可不。”

一个月前，距离高考还有三十一天。

那天是星期二，荆楚踏进南城一中的时候还是清晨，天都还没亮，整个学校静悄悄的，路灯尚且亮着。

接待他们的是教导主任，看起来也是匆匆接到电话赶来学校的，头发都没有梳好，脸色不大好看：“警官们来了，出事的地方是我们的D栋教学楼。”

“谁第一个发现尸体？”荆楚掀起警戒线，大步朝教学楼走去。

教导主任姓黄，黄主任一边跟上一边简单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：“是保安早上巡逻的时候发现的。人叫茅欣怡，是我们高三（1）班的学生，现在已经六点多，我让宿管阿姨七点钟再放学生们出来晨跑自习，平时他们五点多就起来到教室看书了。”

高三学生一向勤奋，学校规定早上七点钟起床，晚上九点半下晚自习，十点钟熄灯，大家往往是回去打着手电看到十一二点，第二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去教室继续看书。

今天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，恐怕D楼这座高三楼早就灯火通明了。

法医卫寒比他早来一步，这会儿已经准备带着尸体走了，看到他过来开了个玩笑：“这趟你来晚了，怎么，昨儿在女朋友家里过的夜？”

“我住得远，你是值班吧？”荆楚才懒得理会他的调侃，卫寒家里世代当法医，在南城警局也是熟面孔了，两个人年岁相当，办案又时常合作，时不时就开玩笑，“人怎么样？”

卫寒靠在车门上和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：“昨儿晚上死的，还没验，我估摸着十点到十二点，这姑娘是这么死的。”他说着，做了一个往后拗的姿势，结果一时不慎扭到了腰，“哎哟喂，我的老腰。”

荆楚颇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卫寒有个毛病，法医验尸就验尸，要公正客观，但卫寒生在这样一个法医世家，偏偏不爱这套，汇报起来

跟说悬疑小说似的，活灵活现，被他老爹骂过好几次不专业也改不了。

这一次也没例外，他一边做姿势一边说：“这么着地，里头必有文章。”

“行了，你回去吧。”荆楚挥手赶人，“最近没什么事儿，下午之前把结果递上来。”

卫寒是性格跳脱了些，好在专业度高，比了一个OK的手势：“行，回头我微信你。”

卫寒走后，荆楚在楼下仔细观察了一番，有一个地方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地上沾满了血迹，唯有一个血点在干透前就被人踩了半边，留下了一个印记。

换言之，在保安发现茅欣怡的尸体前，有人已经到过这里，是目击者，还是凶手？

荆楚心里一沉，转身往教学楼里走去，黄主任急急忙忙跟在后头，可荆楚人高腿长，自然步子迈得大，几级楼梯一步就上去了。黄主任是女人，穿着套装，步子小，一转眼就落后了，荆楚不得不走慢一点等一等她。

黄主任喘匀了气，这才说：“昨天学生也是九点半下了晚自习，保安十点钟的时候会巡楼锁门，有时候会有学生赖在教室里看书。”

“昨天值班的保安呢？”荆楚问。

“已经叫人去喊了，一会儿就到。”

正说着，已经走到了教学楼的天台，一中的教学楼统一都是五层楼，一楼到四楼是教室，五楼是活动室、仓库、广播室和老师办公室。

5月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，太阳出来得也早。虽然才六点多，但天光已经大亮，荆楚站在天台上往下看，一时倒是也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

他想了想问：“这里的门平时是锁上的吗？”

“都是锁上的。”学校害怕学生们想不开跳楼，通往天台的门一向都是锁得牢牢的，荆楚检查了门锁，的确是完好无损的。

“钥匙有几把？”

“两把，保安室里一把，我这里也有一把备用的。”黄主任解释，“保安的钥匙是他们一直拿着的，我的钥匙一直都在抽屉里。”

荆楚检查了一下门锁：“这门之前是开着的吗？”

黄主任点点头：“我是第一个过来的，门本来就是开的，所以我钥匙也没拿。”

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是钥匙打开的，荆楚想了想，又去天台的栏杆上检查了一遍，栏杆其他地方积了一层灰，偏偏有一个地方干干净净，多半是昨天茅欣怡摔下去的时候蹭掉的，但具体如何还要等勘验过后才能知晓。

“给我一间空教室，我想找昨天值班的保安、茅欣怡的班主任和她的同学聊一聊。”

黄主任赶紧说：“没问题，不过警官，现在学生们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学校的意思是……”她话还没有说完荆楚就明白了，学生跳楼的事儿年年有，学校最怕的是什么他也一清二楚，荆楚当下一点头：“我心里有数。”

看见来的警官这样好说话，黄主任先松了口气，匆忙下楼去联系人。

荆楚这一回带了两个手下，指了柳玉说：“柳玉，你去学校里打听打听茅欣怡的事儿。”

“得令。”柳玉脆生生应了句，一溜烟就跑下楼了。

柳玉是南城警局局长的千金，家学渊源，虽然是个小姑娘，但偏偏爱看推理刑侦剧，几部经典的美剧都叫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，打小就想碰见个真的连环杀人犯，所以硬是磨着她爸来警局当了个文员——考公务员进来的，没办法，当年她高考没能考进公安大学。

真的当了警察才晓得电视剧里都是戏剧化过的，哪里有那么多变态杀人犯，犯罪的都是普通人，可就是普通人犯下的罪行，旁人听个热闹，她亲眼见了现场才知道残酷。柳局长原想吓唬吓唬她，没想到柳玉性子倔起来和他一模一样，愣是留下了。

柳玉现在就跟着荆楚当个小跟班跑跑腿。她才刚毕业没多久，长了一张娃娃脸，笑起来和邻家妹妹似的，荆楚派她去学生里当卧底，可比他亲自去问学生们高明得多。

果不其然，荆楚在保安嘴里也问不到什么，昨儿值班的保安说他和平常一样，十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去教学楼里巡楼，把几个还磨磨蹭蹭的学生赶走，这才关了底楼的防盗门。

“我们一般都是按ABCD的顺序巡楼的，其他楼都是高一、高二的，

下课铃一响五分钟就没人了，D楼总有学生想多看会儿书，我们去巡楼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几个，每次都是检查过教室没人了以后才锁门走的。”

“有没有可能学生躲起来不让你们找到？”

保安挠了挠头：“现在的学生精着呢，真要躲起来还真不好说，但门是锁了的，要是人没走，他们也出不去啊。”

他说得有道理，学校管得严，绝大部分的学生强制性要求住宿，只有少部分学生因为特殊情况可以申请走读，但三个年级总共也不到二十个走读生，调查起来也并不费劲。

至于住宿的学生，每晚十点钟宿管阿姨就会准点查房，谁没回来一目了然，倒是给查案省了不少力气。

荆楚下一个问的是今早发现尸体的保安，他五点钟来轮班，刚打算去开教学楼下头的防盗门就看到了尸体，所以门一直都没开：“是自己跳楼还好，万一是别的，我也不能随便开门不是？”

这是个有头脑的，所以D楼的门是警察来了以后才开的，拉了警戒线，也没见谁跑出来。

问完两个人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荆楚听见嘈杂声，往外一看才发现一大批的学生都涌了进来，走廊里楼道上都塞满了乌压压的人，大家都急匆匆地上下楼，整个教学楼里顿时就喧嚣了起来。

他刚一出门，黄主任就看见了，快步走过来解释：“马上就要上课了，这些学生一分钟都耽搁不起，再过一个月就要高考了。”

荆楚点头表示理解，在学生进来前他就已经叫人检查过这栋楼，厕所里也没放过，是不会有学生留在这里等人进来以后混入人群的情况的。

高三（1）班的教室就在四楼最里边的一间，今天一早大家要离开宿舍，可宿管却锁了门不让出去，大家人心惶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等七点多放人出去的时候，外头的警戒线刚撤下去，可学生们也不是傻子，一看就猜到是有人跳楼了，再一看，茅欣怡没来，大家心里约莫就有数了。

等到班主任的第一节课被替换掉的时候，学生们就言辞凿凿说是茅欣怡跳楼了。

“安静！”第一节课从数学课改成了化学课，化学老师姓许，为

人相当严厉，“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们还为别的事情分心，如果考不上好大学，你们就搬砖去吧！”

高三（1）班总共50个人，一半学生都是全校前100名，谁也不会真把他这句话放心上，刚有人打算打开书本说句悄悄话，许老师一个黑板擦就砸了过来，黑着脸问：“看你的书，转来转去干什么？你这次考试才考了几分？高三（1）班的学生才考了90分，你丢不丢人？”

那个学生见了班主任都是不怕的，可看见许老师只能缩了脖子认栽。许老师是高级教师，化学竞赛每次都带奖回来，水平是真的有，可脾气也是真的坏，谁要是没考好就得挨一顿臭骂。

有时候人的能力和品德真是毫无关系。

那一头，荆楚找了高三（1）班的班主任张老师了解情况。

张老师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比起许老师来，再严厉都算是温柔了，和和气气地和他打招呼，被问到茅欣怡就先叹了口气：“我们班有两个小姑娘，聪明是真聪明，命苦是真命苦，我老和她们说，考上大学就好了，莫欺少年穷，现在苦过去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”

“茅欣怡的成绩怎么样？”

“都不错，语文、英语挺好，数学不错，物理、生物也还过得去，就化学拖后腿，不过总成绩也都是在二三十名，她要是化学能再提高一点儿，前十名都能拼一拼。”

张老师看荆楚一时没能理解这排名的含义，对他解释：“你大概还不了解我们这里学生的质量，我们这儿前80名都稳进‘211’，前30名基本上是‘985’，茅欣怡的成绩一直挺稳定的，这孩子也很刻苦，我也想不到她会自杀。”

“她最近的心态怎么样？”

“不大好，我估计是因为她家里的情况。”

荆楚问：“她父母给她压力了？”

“如果是这样倒好了。”张老师有点惋惜，“茅欣怡是单亲家庭，她妈妈做的工作不大光彩，是夜总会里的服务员。”

荆楚了悟，张老师是给茅欣怡留面子的了，说是服务员，但实际上就是小姐；说是单亲家庭，但茅欣怡的父亲是谁估计都不好说，也说不清。

“茅欣怡的性格、为人怎么样，有没有人和她结仇？”

张老师一听就笑了：“都是学生，哪里会有什么大仇，尤其是我们班里，要说有矛盾，也就是些小事。茅欣怡是挺文静的一个小姑娘，和杨绵绵又不一样。”

这是荆楚第一次听见杨绵绵的名字。

他又找了几个和茅欣怡比较熟悉的学生来问，大家都说对她没什么印象，她平时不爱说话，就用功读书。

等到中午问完，他们在学校食堂里吃饭，柳玉一屁股坐下来就压低声音和他八卦：“队长，你猜我听到了什么？”

“有猫腻儿？”荆楚也知道那些学生肯定不会对他说实话，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都精着呢，真话绝不会和大人说。

柳玉神秘秘地说：“何止呢，这茅欣怡说不准就是被人推下去的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柳玉一开始向学生们询问的时候，学生们并不买账，不是敷衍就是直接说不知道，后来她灵机一动，先以明星八卦和化妆护肤博取了几个女生的好感，这才问到了茅欣怡的事。

茅欣怡没在学校说过家里的情况，一开始同学们只当她家里不大富裕，可后来高二文理分班，有个原先他们区里的女生转校转了过来，第一天就劈头盖脸骂茅欣怡“不要脸”，还把她家里所有的事儿都抖了出来。

“那个女生叫尤荔，她爸做生意总去应酬，有一天留了尾巴被她妈发现了，两个人吵了一架，她爸打了她妈，进了医院。当时她就听见了，从她爸口袋里摸出夜总会名片，暑假就在那里盯梢，看到她爸进了酒店就报警了，厉害吧？”

柳玉当时听了也是咋舌：“现在的小孩子胆子也忒大了，她爸蹲了几天牢呢，出来就离婚了，尤荔就把这账算在了那个女人头上。”

“那个女人就是茅欣怡的妈妈？”荆楚算是明白了。

“是啊，高二就结了仇，尤荔把茅欣怡家的事儿弄得尽人皆知，一开始还拿茅欣怡当朋友的人都疏远她了。没办法，物以类聚，和妓女的女儿混，名声多难听啊，家长知道了也不许和她交朋友。”柳玉摇了摇头，“我问了好几个女生，都说茅欣怡‘不干净’‘不检点’。”

荆楚皱起了眉：“不干净？”

“学校高二有游泳课，大家不是要换衣服吗？”柳玉在脖子上比画了一下，“茅欣怡身上有疹子，他们说她得了梅毒。”

荆楚心里知道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，声音一沉：“那不检点呢？”

“说是和外校的男生不清不白咯，也有说她脚踏两只船的，我听了好几个版本，但都是风言风语，谁也没亲眼见过。”柳玉喝了碗紫菜蛋花汤，下了结论，“茅欣怡在学校里风评不好，估计日子也过得不顺。”

荆楚却没被她绕进去：“如果是这样，自杀是有动机，你怎么说是他杀？”

“我还没说完呢。”柳玉打了饭回来坐着继续说，“一中有两个女生都挺有名的，两朵校花，一个是茅欣怡，另一个是杨绵绵。”

这是荆楚第二次听到杨绵绵的名字：“那是谁？”

柳玉啧了一声：“那姑娘厉害了，年年考第一，从没考过第二，在这种学校霸住第一的……队长，这是妥妥的学霸啊！”

“讲重点。”

“噢，重点就是她不但成绩好，人也长得和电影明星似的漂亮，就是家里穷，茅欣怡家里已经算是比较难过了，杨绵绵家那是真穷，揭不开锅那种，每年学校里的助学金都是她的。”

荆楚微微皱眉：“既然成绩比她好，人也比她漂亮，哪里来的杀人动机？”

“我也那么想，但好几个同学都说他们看见杨绵绵和茅欣怡在楼道里说话，看起来像是在吵架。何况之前杨绵绵有过先例，有个女生说她坏话，她差点儿把人从四楼推下去，这叫有前科。”柳玉一张嘴巴叭叭咕咕停不下来，都能和卫寒搭档说相声了，“动机嘛，他们也给咱们想了。”

荆楚哭笑不得，他这里还没定论是自杀他杀呢，那边学生连杀人动机都有了，也是一个服：“说什么是了？”

“保送名额，助学金，小男生。”荆楚派柳玉去当卧底是派对了，她把一早上流传起来的几个版本都仔仔细细和他说了一遍，总结出以上三大杀人动机。

“保送名额有好几个，但好学校就一个，有的说是给了杨绵绵，茅欣怡不服，一气之下跳楼的；也有说是老师想让杨绵绵让给茅欣怡，

而杨绵绵不高兴把人推下去了的。反正自杀他杀都能编出个内情来。

“助学金就更简单了，杨绵绵是拿1000块的，茅欣怡只有500块，年年这样，她怀恨在心想去找杨绵绵谈判，结果被推下去了。

“还有说是茅欣怡暗恋许凌峰，但许凌峰暗恋杨绵绵，三角恋队长你懂的呀，矛盾一起，反正就是杨绵绵干的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，我也是服了他们的脑洞了。”

荆楚听完就摇了摇头：“全都说不通。”学生之间的谣言哪里能信，一个个全靠瞎传，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“杨绵绵和茅欣怡都不受欢迎啊。”

“漂亮女生要么特别受欢迎，要么特别被讨厌，看来这两个是后者。茅欣怡我可以理解，家里名声不好，不过杨绵绵家不就是穷吗，人家漂亮成绩又好怎么会被说成这样？”柳玉咬着筷子头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过她下午就知道了。

中午午休的时候，荆楚委托张老师把杨绵绵叫出来单独聊一聊，人一打开门进来，荆楚就晓得说她漂亮不是说假话：小脸蛋大眼睛，颇似当年的邱淑贞和王祖贤，就是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脸色也不大好，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

荆楚在打量杨绵绵，杨绵绵何尝不是在打量他。这教室原本是活动室，现在把课桌一排，对着放了，荆楚就坐在那一头看着她，目光犀利，有些胆小的女生一对上他的眼神就要怯了一半。

不过……杨绵绵把眼神一错，落到了课桌上，这一教室都是她的朋友，不需要她暗示，一个个就跳着蹦跶出来泄露情报。

“绵绵别担心，不是怀疑你是凶手，反正你也不是！”

“他就是听说了流言，找你过来说茅欣怡的事呢。”

“对啊，绵绵，茅欣怡死了，好可怜呢。”

“明明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上大学就好了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
“对啊，好惨呢，‘砰’一下人都摔烂了，楼下花坛说得拿铲子才能把尸体铲掉。”

这一个个的在五楼，却好像是亲眼看见了尸体的绿化带一样，杨绵绵心里翻白眼，对它们彻底无语。

也难怪，活动室一个礼拜就用一回，不像楼下的课桌每天有热闹

可以看，平时寂寞着呢，今天是铆足了劲儿要围观到底了。

两个人头一回见面，各自打量一番，也各藏了心思，荆楚先开了口：“杨绵绵？”

她点头，坐到他对面，两个人面对面彼此对视了一会儿，荆楚问：“找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，不用害怕，照实说就行了。”

杨绵绵一清嗓子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一句话叫荆楚对她刮目相看起来，今天也不是没问过学生，不是特别紧张就是特别不当回事儿，一个个问了和没问没什么区别，唯有杨绵绵上来，这一句话就知道她知道些什么。

荆楚微微露了一丝笑意：“你和茅欣怡关系怎么样？”

“不好。”

“你们起过矛盾？”

“不是什么稀奇事。”她说得稀松平常，像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其中的门道。

“有人看见你们在楼道里吵架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杨绵绵想起茅欣怡来，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儿同病相怜的感觉，原本打算只是走过场，但心一软，原本抿着的唇角也松了两分，“她想找份兼职，所以来问我，我没说。”

荆楚追问：“你具体说一说。”

“她妈妈病了，家里没有钱，看病吃药哪里不要钱？就想放学以后去兼职，我没告诉她，她就和我吵起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告诉她？”

杨绵绵眉毛一挑，嗤笑一声：“她和我能一样？”不等荆楚追问，她慢悠悠地说，“我不复习读书，照样考第一，茅欣怡的脑子还做不到这一点，她的好成绩是苦读出来的，现在去打工，高考准完蛋。”

荆楚办案那么多年，还没见过这么自信的学生，不由得多看她一眼，没想到杨绵绵说出那么骄傲的话来，脸上却是一片理所当然，并不觉得自己说了大话，不过是事实罢了。他想了想，问：“你觉得茅欣怡有没有求死的念头？”

“人活着总想过死的。”她瞥他一眼，“但为什么要死就有很多种可能性了。”